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二

新安江　永慎修編

雜人部

離婁

察秋毫（備考）離朱明察秋毫幽室之中能辨五色

索珠（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昆侖之邱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督繩（書）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泥者工用相得也

微睇（楚辭）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膠目（莊子）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丹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共工 驩兜

象恭【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若順采事也共工官名驩兜與共工則黨比周言共方且鳩聚而見其功僝見也靜則能言用則違背象共貌恭而心不然滔天言其惡也

何憂驩兜【皐陶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渾敦窮奇 渾戶木反敦徒本反【左文十八】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帝鴻黃帝醜亦惡也渾敦不開通之貌謂驩兜窮奇謂共工【疏】史記正義引神異經以渾敦窮奇皆獸名謂其性似之

流放【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放置之於

此不得他適幽洲北裔地崇山南裔山二

投裔（左文十八）舜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螭魅山鬼

鯀

顓頊孫（漢書律歷志）顓頊五代而生鯀（按）史記謂顓頊爲鯀父索隱云代系殊懸班氏之言近得其實

崇伯見後

方命圮族（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割害也懷包其四面襄駕出其上鯀崇伯名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逆命也圮族敗類也异者已廢而復強舉之意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

檮杌（左文十八）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

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謂鯀（按）史記正義引神異經檮杌獸名謂性似之

汩陳五行（洪範）箕子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陻塞汩亂陳列也帝天也洪範九疇治天下大法其類有九

障洪水（祭法）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　障塞

稱遂共工之過（周語）昔共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共工高辛時諸侯與堯時共工異崇鯀國伯爵也舉遂共工之過謂障洪水舜承堯殛之

殛鯀（舜典）殛鯀于羽山　殛者拘囚困苦之羽山東裔之山

化黃熊（左昭七）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　熊獸名國語作能

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羽淵羽山之淵禹有天下郊祀之

婞直亡身 婞同悻楚辭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焉殀乎羽之野鮌古鯀字

永遏 〔又〕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汩治鴻洪水也鯀不任治水衆何以舉之既不以方命圮族爲憂何不先試而後用鯀築跳縣亙若鴟龜曳尾相銜此同非者之謀鯀課聽之亦求成功堯何以獨加罪既拘囚之何以三年不加刑

修太原 〔禹貢〕冀州既修太原因鯀功而修之

郊鯀 〔祭法〕夏后氏郊鮌以鯀配天

瞽瞍 **象**

頑傲 〔堯典〕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無目言舜瞽者之子舜父號瞽

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傲驕慢也。舜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至大爲姦慝。

允若〔大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雖祗懼亦信而順之。

無違命〔左昭八〕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從幕至瞽瞍無違天命廢絶者。

丹朱

嚚訟〔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言胤子丹朱開明可用。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以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禹所謂傲虐是也。

慢遊傲虐〔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漢志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也。頟

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孫溢州之類。堯不以天下與朱。故曰殄世

虞賓德讓（又）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虞賓丹朱也。為賓於虞。言滿樂作於堂上。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樂之感人如此。

不肖（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路史）堯之子監明早死。不得立。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史記）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

放丹水（竹書紀年）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舜之子

封商（竹書紀年）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是為商鈞

喜歌舞（路史）舜二妃。娥肓無子。女

舜生義鈞封于商喜歌舞 **民不附**（反）禹服舜三年喪讓位商鈞涉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偽民不附商鈞追兆禹之所 **爲賓**（反）啓以商鈞爲賓

羿 逢蒙附

學射弧父（吳越春秋）楚有弧父者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者羿又學射於吉甫初堯時有名羿者善射者羿蒸其爲人因名曰羿 **距太康**（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君名羿（按）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爲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今開封府太康縣是也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書註羿廢太康立仲康非也羿但據河北不臣於夏而太康與仲康立于

河南

羲和窮羿

〔胤征集傳〕蔡氏曰羲和助羿爲惡亂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未足以制后羿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

恃射好田

〔左襄四〕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悼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餘詳羿〕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武羅因人皆羿賢臣寒國名夷羿氏也窮門殺之於國門〔又〕處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冒

貪也羿雖有夏家不能恢大之〔楚辭〕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封。

逢蒙殺〔備考〕羿將歸自田逢蒙取桃棓殺之　桃木爲大杖大也

羿　左傳楚辭皆作浞

少康滅澆〔左襄四〕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寒國名浞因羿室就其妃妾也靡夏之遺臣斟灌斟尋二國后相所依過戈皆國名燼遺民也少康夏后

相之子后杼少康之子（又哀元）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惎毒也女艾少康臣諜候也

強圉　楚辭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

縱欲　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強圉多力也

飛廉

有力善走　史記秦本紀中衍元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乘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趙世家蜚廉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　按孟子言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而史記但言武王殺惡來至蜚廉則有天賜石棺以華其氏之說蓋秦史誕妄之詞

史遷誤信之耳

管叔 註武庚蔡叔霍叔附

文昭〔左僖二十四〕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文王爲穆子爲昭。**封管蔡**〔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于蔡。又霍叔名處。**流言**〔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誅詳周公**鴟鴞**〔又〕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豳風〕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詳周公〕鴟鴞惡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作亂**〔史記衛世家〕武王已克殷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以和

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作亂。欲攻成周。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

大艱西土

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周公以王命討武庚。大誥天下。寧王。武王也。武庚未叛時。龜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今蠢然而動。

小腆紀敘

〔又〕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以小腆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天降威于殷。有疵。謂三叔。疵隙。鄙郵邑也。

逋播臣

〔又〕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逋亡播遷之臣。

致辟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致辟誅戮之。〔左〕定四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惎毒也。

蔡放也

作常棣

〔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詩周公既誅管蔡而作。

師尹

節南山

〔小雅〕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尹氏蓋吉甫之後。惔，燔也。監，視也。〔又〕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薦，重。瘥，病。憯，曾也。〔又〕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氐，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又〕弗

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言王委政尹氏尹氏
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乃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
君也夷平已止膴厚也（又）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
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
是違　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又）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
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成平也（又）駕彼四牡
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項大也言無可
往之地（又）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言小人之性無常（又）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
心覆怨其正　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又）家父作誦
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訛化也
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王心之蔽

子都

不見子都〔鄭風〕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爭車〔左隱十一〕鄭莊公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公孫閼子都也。棘戟也。考叔顛墜而死。

易牙

薦羞有寵〔左僖十七〕齊桓公多內寵。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雍同饔〔戰國策〕齊桓
調和熟食曰饔雍人名巫即易牙**進味**公夜半不嗛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辨淄**
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澠〔呂氏春秋〕淄澠之合易**非人情**〔又〕管仲有疾對桓
牙嘗而知之　二水名　公曰顧君之遠易
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嗛寡人尚何疑邪管仲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
管仲卒公遂易牙三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與
寺人貂作亂塞宮門築以公介有婦人踰垣入公曰
我飢欲食渴欲飲曰易牙作亂塞宮門飲食不可得
矣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又〕曰易牙
殺子以適君非人情　桓公謂易牙子善調味乎吾
盡嘗天下之味唯蒸嬰兒之味未嘗易牙遂蒸其首
子而獻之
自足有寵

盜跖

肝人肉〔史記〕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跖柳下惠之弟

東陵〔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盜亦有道〔又〕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耶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

庾公之斯　尹公之他

射兩軥〔左襄十四〕衛獻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初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軥車輈卷者。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反之。還射丁。丁射貫佗臂〔按〕此章與孟子不同。此紀實。孟子傳聞。恐有誤也庾公之斯當即庾公差。公孫丁似子濯孺子。庾公差射兩軥。與去金發乘矢相近。而二子之學射相反。尹公佗還射丁。而丁射佗。則大異矣

華周　杞梁

死戰〔左襄二十三〕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復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且于莒邑。杞殖郎

杞梁華還郎華周皆齊大夫莒子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說苑）齊莊公將伐衛及晉為車五乘之賓杞梁華周皆不與梁恥之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雖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伐晉還襲莒杞梁周下戰獲甲首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周曰君為五乘之賓而周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遂進鬬杞梁殺二十七人而死

亥唐

平公與坐（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與亥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官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子乃無

欲也吾非非乎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師曠

論衛人出君（左襄十四）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告齊師遁（又襄十八）同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鳥烏得空營故樂

歌南風（又）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律氣不至故聲多死

知公室卑（又襄二十六）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

而爭善孫欲已後能無與乎（晉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論石言

（左昭八）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子野曠字

司聽不聰

（左昭九）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

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聽也

工師曠也檀弓杜蕢酌曰曠飲斯乎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濮水

新聲韓非子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飲酒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援琴而鼓又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曰音無此最

悲乎師曠曰有昔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平公恐懼晉國大旱

鐘不調

（呂）氏春秋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

多於聰

（莊）子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文）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

擊磬襄

孔子學琴（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詳孔子）

原壤

孔子故人（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此狸首逸詩女當音汝

子桑伯子

不衣冠（說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楚辭）桑扈

羸行

琴張友（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歌哭鼓琴（又）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子輿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孺悲

學士喪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陽貨

伐鄆（左昭二十七）孟懿子陽虎伐鄆時昭公出居鄆伐鄆欲逼公

四季桓子（又定五）季

平于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愛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東野季氏邑璵璠美玉君所佩懷亦季氏家臣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桓子意如子季孫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藐季氏族歜卽文伯

怒衛侯

〔文定六〕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

魯患陽虎

〔文〕季桓子

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魯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盟詛〔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居鄆陽關〔又〕定七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

欲陷季孟〔又〕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賓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悲乃還不敗　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苦夷季

氏家臣二子季孟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

客氣

又定八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客氣言非勇

盜竊玉弓

春秋定八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陽虎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左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帶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欲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先公閔公僖公也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都車都邑之兵車陽越虎從弟咋暫也徵召也虎召季氏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

得玉弓

春秋定九得寶玉大弓左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

器用也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

奔齊奔晉 左定九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鍥刻也刻軸欲絕追者葱靈輜車名

公山弗擾 左傳作公山不狃

謂陽虎逐仲梁懷左定五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若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不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　懷季氏家臣子洩不狃字按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即此事也囚桓子者陽虎耳弗擾未嘗與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蓋考之未詳然行仲梁懷之言出於弗擾蓋與虎素相比當虎囚桓子時亦據費遂爲叛援故論語書叛也是時孔子未仕

因陽虎又定八陽虎欲去三桓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襲魯奔齊又定十二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伐魯故道險〔哀八〕

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輒與不狃奔齊後適吳有名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廢其鄉黨之好乘引導也以其知魯道故子張輒也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

佛肸

中牟宰

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　備考有田卑就烹逃賞東列女傳有佛肸母免死事今不錄

彌子　癰疽

煬竈

戰國策衛靈公幸癰疽彌子瑕二人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子瑕　孔子　即癰疽　說苑作雍雎

驂乘

史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詳

色衰愛弛

韓非子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

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 史

魚尸諫 以不能進伯玉退彌子詳史魚

宋朝

婁豬 左定十四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 詳蒯聵按昭二十年公子朝通襄公嫡母出奔晉者別是一人衛之公子舊引入宋朝合爲一人誤

夫人之黨 又定十三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戍

夫人黨宋鄭之徒

公輸子

以機封 音窆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不可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公輸若爲匠師年方幼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族欲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假言爾以人母試巧而不用禮則亦豈不得以已母試巧乎爾於爾心亦有所病乎 **爲木鳶** 文選註公輸般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爲木鳶舍之自飛（墨子）公輸子削木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謂至巧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爲雲梯** 戰國策楚攻宋

公輸般爲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往見般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發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城矣

王良

御之上　左哀二　郵無恤御趙簡子衛大子蒯聵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郵無恤王良也

諫殺尹鐸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增壘培簡子怒曰必殺之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爲師保何爲不增若罰之是罰善也　詳趙簡子無正若大夫郵良伯樂又簡子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伯樂無正字若如也怨自如故

接輿

歌鳳　莊子孔子將適楚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迷陽草名○莊子又有

與肩吾語韓詩外傳有邦楚王聘事今不錄

漆身 戰國策箕子接輿漆身爲癘被髮爲狂無益於殷楚

髡首 楚辭接輿髡首兮

楊朱

不損一毫 列子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莊列多楊朱語惟錄此

墨翟

兼愛

墨子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illegible][illegible]所自起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愛爲盜賊者亦然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

道大觳

音雖莊子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靡麗也聯光也觳無潤澤也

自苦

(又)墨子稱道曰禹湮

洪水胼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

儉而難遵〔史記〕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若此則尊卑無別也故儉而難遵要其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著書〔漢志〕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鬼其命尚同著書六十一篇

墨離爲三〔韓非子〕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墨離之後離爲三

孟賁

拔牛角〔帝王世紀〕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齊孟賁之徒往歸焉孟賁生拔牛角

烏獲

舉鼎（帝王世紀）秦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張儀

學鬼谷（史記）張儀者魏人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潁川陽城有鬼谷蓋居於此因以爲號所著捭闔十三篇

笞辱（又）儀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儀共執笞掠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蘇秦激入秦（又）蘇秦已說趙王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

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不使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數讓之儀怒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能用秦柄者獨儀可耳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奉以金馬車錢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方且報德何故去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在其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爭論伐韓伐蜀

〔又〕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

敵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取之

說魏入地

張儀

〔又〕儀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

魏因入上郡少梁惠王乃以儀爲相

秦取魏地

(又)儀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儀益甚

陰令秦伐魏

(又)儀留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　按魏無哀王哀王乃襄王之誤而史記言襄王事本魏惠王後元之事也說見孟子

說魏事秦

(又)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二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

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復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說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哀王於是乃背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復相秦〔又〕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說楚絕齊〔又〕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懷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張儀乃謂楚使者曰臣

有秦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攻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兵襲秦至藍田大敗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靳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楚王皆從遂使楚懷王將殺之鄭袖日夜言王悔厚禮之如故

說楚與秦親

（又）儀既出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與羊不格明矣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以秦女為王箕帚妾

長爲兄弟之國王卒許儀與秦之親

說韓

又儀說韓王曰韓地狹[illegible]九百里見卒不過二十萬矣秦甲百萬虎賁之士貫頤奮戟者不可勝計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東取成皋滎陽則王之國分矣秦之所欲莫如弱楚今王西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

說齊

又儀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齊王乃許儀

說趙

又儀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敝邑恐懼懾服守四封之內愁居備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會邯鄲之下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熒惑

熒惑諸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天下之不可一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欲毋危可得乎今秦約四國爲一以攻趙必四分其地爲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請案兵毋攻趙王許儀

說燕〔叉〕儀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願王熟計之燕王聽儀

相魏〔叉〕秦惠王卒武王立不說儀羣臣日夜惡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懼誅乃謂武王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王以其間伐韓臨周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入儀之梁

齊果興師伐之梁王恐儀曰王勿恐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謂之齊王曰儀之出固與齊王約令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善乃解兵儀相魏一歲卒

傾危之士

〔又〕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公孫衍

相魏

〔史記〕公孫衍又名犀首與張儀不善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

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按犀首衍官名。

謂義渠君

又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掇馬篚杅樊賁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國其伐秦。衍意欲合義渠君弗援秦也。

相秦

又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淳于髡

滑稽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滑稽猶俳

諧言諧語諧滑利加計疾出也

說以隱

（又）齊威王嘉隱好爲淫[illegible]夜之飲髡說之以隱曰[illegible]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乃朝諸縣令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隱謂隱語

大笑絕纓

（又）楚發兵加齊威王使髡之趙請收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楚引兵去

類背樓髆首溝甌窶謂高地得滿篝籠汙邪下地田

一斗一石

（又）威王召髡賜之酒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淳于髡

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𨈹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帣音卷收袖也韝音溝臂捍也鞠𨈹曲也𨈹其紀反與跽同謂小跪也

炙轂

〔又〕孟子荀卿傳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騶衍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一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炙之不盡

猶有餘流言髡智不盡如炙輠

關第尊寵

〔又〕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齊宣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稷齊城門又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

承意觀色

〔又〕髡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然承意觀色爲務

連語三日夜

〔又〕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髡見壹語連三日夜無倦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謝去

見七士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

七人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宋牼 莊子作宋鈃

華山冠 〔莊子〕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禁攻寢兵 〔又〕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

[illegible]而不取媮貼而不吝者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又〕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白圭

善治生史記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與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行隄塞穴韓非子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

匡章

不欺死父【戰國策】秦攻齊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使者數相往來章爲變其徽幟而使叅秦軍候者言章以齊入秦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將兵伐燕【史記】燕大亂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大勝燕

陳仲子

辭相灌園 高士傳 陳仲子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率民無用 戰國策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列女部

二女

觀刑 〔堯典〕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試試舜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釐理降下也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二女也嬀汭嬀水之內舜所居欽哉戒二女之辭

有婦道 〔史記〕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

死湘間 〔列女傳〕二女事舜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舜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湘間俗謂之湘君

吹參差 〔楚辭〕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君謂湘君參差簫也思謂思舜

姜女

周姜 〔大雅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太姜也

立配文王立厥配受命旣固　配賢妃謂太姜太姒爲立賢配以助之是以卒成王業

邑姜　出詩

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

修教

華周杞梁妻　事詳前卷

弔杞梁妻　左襄二十三莒子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殖即杞梁　檀弓哀公使人弔蕢尚遇於道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

人之微廬枉君無所辱命

城隅弛崩〔說苑〕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　按左傳與禮皆無華周妻哭之事

吳孟子

不命天子〔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娶同姓不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孟子卒〔春秋〕哀十二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以同姓故不成其爲夫人喪絻喪首服孔子以小君禮往弔以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兩傳〕昭公不諱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

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國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諸失國也故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孔子兄之子

誨之髽 側加反〔禮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之髮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南宮縚南容也髽婦人喪首服總總太高扈扈太廣笄簪也總束髮

南子

車聲知伯玉 詳蘧伯玉 見南子〔史記〕孔子至衛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

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靈公同車 詳孔子

歌婁豬 詳蒯聵

逐公叔戌 詳宋朝

立輒 詳出公輒

齊女 齊景公女吳

為質子 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侯女為質子為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　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纍俱早卒

西子

獻吳 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於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使范蠡進之吳為[illegible]姑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泛五湖而去　居苧羅

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乎鬻薪浣紗為世絕色

美矉

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其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閉門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人見矉促眉也亦作顰

君憐

王維西子詠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君寵益驕態君憐無是非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二 畢